

长篇历史写实

罗石贤 著

唐太宗 唐高宗 武则天 唐玄宗

盛唐

上部
天骄俊杰

四朝真相



无论千秋万代
这是一个令华夏子孙引以为豪的时代
它的文明、繁荣和管理
令当时的世界非常崇拜
但它的幕后
先进的文明必然裹带残酷的斗争
天骄与俊杰
庸才与走狗
抱负家与野心家
都在书写着历史的真相



罗石贤先生继成功推出《三朝真相》后，现隆重推出《四朝真相》

10040307
(123页)

目 录

(上部)

天 骄 俊 杰

第一回	小秦王雄关夺险胜.....(1)
	魏玄成救美走长安
第二回	克东都万骑凯旋日.....(20)
	斩猛将秦王逼演功
第三回	天策府恩赏惊太子.....(39)
	搜奇才魏征入东宫
第四回	拳毛騧九死救英主.....(56)
	东征归慧灵道禅机
第五回	用智囊胜兵不血刃.....(69)
	平黑闼太子奏凯旋
第六回	豆与箕相煎何太急.....(84)
	断手足秦府有哀音

第七回	逼上墙兄弟图取命	(97)
	救社稷血染玄武门	
第八回	生死间洗马惊人语	(114)
	恩怨了豪器容敌才	
第九回	加尊号父皇禅大位	(132)
	李世民登基开新朝	
第十回	铲政敌流放前宰相	(149)
	总百司首辅房玄龄	
第十一回	立政殿皇后立模楷	(167)
	西内苑皇帝吃蝗虫	
第十二回	房宰相考官遭非议	(188)
	真天子慧眼识马周	
第十三回	禁苑里帝后锄禾黍	(203)
	马钦差抚农谏忠言	
第十四回	太极殿天子斩良吏	(214)
	兴善寺上香遇美人	
第十五回	曲江池皇帝遭刺客	(234)
	曹思燕复仇入后宫	
第十六回	战沙磧李靖大扫荡	(249)
	凌烟阁起舞娱上皇	
第十七回	欲封禅魏征独强谏	(268)
	好皇后机心救忠臣	
第十八回	定唐律仁慈除枉杀	(283)
	尉迟恭巧计斩淫僧	

第十九回	九成宫避暑多风险……………(301)
	大明宫秦镜耀光华
第二十回	太上皇薨逝留遗憾……………(318)
	居大丧太子视政事
第二十一回	皇后崩太子结私党……………(327)
	蓄祸根错纳武才人
第二十二回	拆宫殿救民于水火……………(349)
	除国丈铁牛砸铜钟
第二十三回	取高昌打通丝绸之路……………(366)
	嫁公主唐蕃永结亲
第二十四回	刺良臣东宫耍无赖……………(391)
	名相薨褒贬起余波
第二十五回	诛长史皇子惹奇祸……………(417)
	侯尚书落水陷东宫
第二十六回	齐王叛审出惊天案……………(429)
	欲自裁废立总伤情
第二十七回	征高丽御驾归来日……………(450)
	长安城万国朝圣君
第二十八回	示帝范剔别房宰相……………(472)
	留遗诏崩驾翠微宫

第一回 小秦王雄关夺险胜 魏玄成救美走长安

唐高祖武德四年（公元621年），东都洛阳北氓山以东黄河以南，正在进行隋末农民义军与贵族军事集团争夺天下的最后最重要的战役——虎牢关决战。这次战役进行了将近一年，从开始三足鼎立，唐军围困洛阳，郑王王世充呼救，夏王窦建德增援，力量悬殊；到后来发生戏剧性变化，奇兵突袭，以少胜多，导演出一幕幕天风血雨般的壮剧，从此决定了唐皇朝的命运。这一切，像一幅幅棱角犀利的铜版画，嵌进了中国战争史的光辉画册。

虎牢关北临滚滚黄河，东对滔滔汜水，西枕北氓山，绝壁悬崖，关隘雄奇。这里是从河南东部进入富庶的东都洛阳，再入八百里秦川的重要通道，自古是兵家必争之地。八百多年前楚、汉相争，汉刘邦和楚霸王，就曾经在这里进行过著名的“成皋之战”。

武德三年七月，李渊命太子建成和秦王任左右元帅，各率五万步骑讨伐东都洛阳郑王世充。这是唐皇李渊的失策。太子建成仁厚懦弱，常留驻长安协助父皇处理朝政，很少挂帅出征，就是偶尔出征，也鲜有战绩可夸；秦王世民却恰恰相反，自晋阳跟父皇起兵，南征北讨不下数十百战，每战必胜，战功赫赫，在朝野声誉雀起，早就压过了太子。太子和秦王兄弟俩失和，势同水火，决不可能同心同德地一起对付唐室东扩争霸天下的最大障碍——东都郑王。

盛唐·四朝真相

太子进军东都西南之寿安、伊阙；秦王陈兵东都西北的北邙山，东都外围的军事据点都在掌握之中。然而，包围东都已有大半年，王世充这块硬骨头却一直没有啃下。

当时东都洛阳王世充，尚有雄兵十余万，与唐军旗鼓相当。王世充陈兵于洛阳城西北的青城宫，隔水向秦王李世民传话，许以割城息兵求好。李世民严辞拒绝道：

“奉令取东都，不令讲好也！”

秦王欲战，太子李建成却按兵不动。有一天，李世民率五百骑巡行到魏宣武陵，突然被王世充的万余步骑包围。敌将单雄信挥槊直取李世民，这时，秦王帐下降服不到一年的猛将尉迟敬德，正在御果园卸甲宽袍洗马。见敌军围来，大呼一声，赤胸露背跃马横枪飞驰而来，刺单雄信落马，保护李世民突围而出。

太子建成听到此事，冷冷地对率更丞王晙道：

“尉迟敬德，一个刘武周手下败将，该杀！”

迂阔混沌的太子建成全然不知，率更丞王晙恰恰是秦王安置在他身边的心腹耳目。

洛阳军事没有进展，北方突厥又侵入并州。李渊命太子回师北伐稽胡，击退入侵雁门的突厥可汗和刘武周残部，诏令回长安去了。秦王世民没有太子的牵制与制肘，反而如猛虎下山，蛟龙出水，生龙活虎地开始了这场惊心动魄的虎牢之战。

武德四年二月，王世充的儿子率兵数千，自虎牢运粮入洛阳，遭到李世民的伏军毁灭性打击。王世充的粮道切断了，困于供养，郑军只得龟缩进洛阳城，不复敢出。自此，秦王把洛阳围了个严严实实，铁桶一般。唐军掘堑筑垒，围而不打，任蚊子苍蝇也飞不进去，洛阳成了一座死城、饥饿之城。

王世充滞留城内的数万兵马熬熬待哺，他向夏王窦建德紧急求救。夏王挥师十余万，号称三十万，连陷管州、荥阳、阳翟诸县，水陆并进，泛舟运粮，溯河西上，其势汹汹。到达成皋东原，筑营板

渚牛口，遣使下书给秦王李世民曰：

“请退军潼关，返侵郑地，复修前好。”

隋亡前后，在黄河上下数十百股农民起义军的搏杀吞并中，窦建德脱颖而出，与在东都洛阳称王的王世充，在长安做了唐皇帝的李渊成三足鼎立之势。颇似四百年前的三国纷争，谁都想吃掉谁，做一统江山的大皇帝。窦建德虽是农民出身的草头王，同样野心勃勃。听说李渊派兵攻打王世充，洛阳被唐军围困，岌岌可危。心想洛阳被你吃了，你不就成了一条大鱼，我老窦就成小虾米，还怎么鼎立蓄势？刚愎自用的老窦不听下臣苦谏，毅然挥师南下驰救洛阳。

秦王召集将佐商议，皆请避其锋芒。秦王府智囊萧瑀、封彝德，大将军屈突通纷纷进言说：

“我军围困东都已逾半年，士卒多已疲劳。而王世充凭守坚城，未易猝拔。窦建德乘胜而来，锋锐气盛；我腹背受敌，两面出击，决非完策！不若退保新安，以承其弊。”

当时属东征右元帅李世民直接指挥的兵马，不过五万多人，光是窦建德军就超过他一倍多，还有龟缩在洛阳城中的王世充部。这三比一的军力悬殊，不能不在小秦王头脑里多打几个圈圈。他在军帐前徘徊沉吟良久，昂首凝思，忽地拔剑在手道：

“王世充兵摧食尽，上下离心，不烦力攻，可以坐克。窦建德新破诸城，骄兵惰，我据武牢扼其咽喉。彼若冒险争锋，我取之甚易。若孤疑不决，贼入虎牢，诸城新附，必不能守；两贼并力，其势必强，何弊之承？我计已决矣！”

屈突通等仍请解围据险以观其变，秦王不允，遂分麾下之兵，让弟弟齐王元吉与屈突通等以重兵围守东都，他自率骁勇三千五百铁骑，直趋虎牢关迎敌。进驻武牢关不久，他率五百骑出关二十里偷窥窦营。缘道分留从骑，由大将李世勣、程咬金、秦叔宝指挥埋伏道旁，他与尉迟敬德仅带四随从，并警偕进。

他对尉迟敬德故作轻松地说道：

“我执弓矢，你横槊立马，虽百万之众奈我何！”

“主公，”尉迟敬德不无担心地道，“贼军见我而还，乃上天所赐之福也；如若不然……”

话还没完，猛然与窦营巡逻兵将劈面相逢。对方勒马睥视，一将佐恶狠狠地大喊：

“哪个军佐下的？没有规矩，怎么到处乱跑？”

“我乃秦王李世民是也！”

话音未落，臂力过人的李世民挽起数百斤的强弓，“嗖——”地一声，窦营喊话的将佐立毙马下。窦军顿时大惊，立马出动五六千骑追逐这个胆大包天的小秦王。

秦王随骑个个脸色顿失，李世民却镇定自若地道：

“你们次第后撤，我与敬德殿后，无忧！”

前面四骑按辔徐行，追兵将至，秦王侧身张弓一箭，辄毙一人。追兵哗然，戛然而止，复再追。一而再，再而三，每有来者必毙，李世民前后射杀七八人，尉迟敬德杀十数人，追者不敢复逼。秦王逡巡稍缓以诱之，窦兵愤激复追，进入埋伏圈内，李世勣、程咬金、秦叔宝鼓噪而出，斩首五百余级，俘窦营骁将殷秋、石瓚而去。

当时，窦建德、裴矩和魏征等文臣武将，在一个山头上观战，看不清李世民的眉目，只见他的金盔银甲在枣红马上熠熠闪光，张弓搭箭矢无虚发。窦建德在心里骂道：“好小子，看爷怎么收拾你！”第二天，石瓚被释放回来，带回秦王一封书简。书曰：

夏王窦建德足下：

赵魏之地，久为我有，为足下所侵夺。但以淮安见礼，公得归，故相与坦怀释怨。世充顷与足下修好，已尝反复，今亡在朝夕，更饰辞相诱，足下乃以三军之众，仰哺他人，千金之资，坐供外费，良非上策。今前茅相遇，彼

第一回 小秦王雄关夺险胜 魏玄成救美走长安

遽崩摧，效劳未通能不怀愧！故抑止锋锐，冀闻择善，若不获命，恐尔悔恨难追也。是为与闻。

唐征东右元帅 秦王李世民 即日示

在关外用伏兵之计，虽然取得了小小胜利，但窦建德毕竟是十万大军，以三千五百骑对十万之敌，军力之悬殊，无异老鼠咬大象。相持有旬，李世民日思夜谋“以少胜多”之策。

五月一日平明，唐军忽地旌旗飘拂，沸沸扬扬渡过黄河，牧马于河北。李世民留下千余匹马，在河滩草地从容就食，伪装成粮草已尽，用以迷惑窦建德。而他自己率主力，马衔枚，人敛迹，于当夜乘月黑风高悄悄返回了虎牢关。

被障眼法蒙骗的窦建德，第二天果然悉数全军出击，自板渚出牛口陈兵，北距大河，西薄汜水，南临鹊山，列阵二十余里，鼓角喧阗而进。唐军将佐看那阵势皆惧，李世民却拔马登高远眺，马鞭遥指敌阵，满怀信心地对随身诸将道：

“贼起山东，未遇大敌，今度险而嚣，是无纪律；逼关而阵，有轻我心；我按甲不动，彼勇气自衰，陈久卒饥，势将自退，退而击之，无不克者。我敢打赌，挨过日暮，必破矣！”

跋扈骄糜的窦建德，遣三百骑涉汜水，挑衅秦王：

“兵对兵，将对将，本王不以大凌弱，请选锐士数百来战！”

李世民遣偏将王君廓，率长槊二百出阵。乍进乍退，两无胜负，战数十回合，各引还。

斯时，窦将王琬乘隋炀帝骢马，铠仗鲜妍，出阵炫耀。平生酷爱名马奇骝的李世民，情不自禁地赞叹道：

“哦！贼将所乘真良马也！”

暴躁骁勇的尉迟敬德道：

“大王，我去给你取来！”

李世民连连摆手说：

“且勿躁动！岂可为一马而折猛将？”

尉迟敬德乃胡人，隋末为朝散大夫，随刘武周叛隋为偏将。李世民击败刘武周，尉迟敬德与寻相同降。后寻相再叛，诸将疑敬德作乱，把他绑了起来送给秦王，屈突通说：

“敬德驍悍，今囚之，猜忌已结，不杀后患无穷！”

“不然。尉迟敬德要叛，岂肯在寻相之后？”李世民亲自为敬德松绑，引进营帐，以酒压惊道：

“大丈夫以气相许，小小误会不必放在心上，我不会谗害良士猛将的。”说着，再赐官银，“必欲去，就算赠你的盘银。”没多久，尉迟敬德在北邙山神勇无比挑单雄信落马，救了李世民一命，而成为秦王的爱将。

然而敬德不听，猛着一鞭，坐骑如飞箭，直插敌阵。王琬来不及掉转马头，就被尉迟敬德夹住，连人带马掳了回来。如云的窦军还没醒过神来，竟无一人阻挡。

窦军列阵，自晨至暮，士卒又饥又渴，争相饮水求食。到午夜，疲困不堪，思归心切，军心大乱。就在黎明前的黑夜，秦王率屈突通、尉迟敬德、程咬金、秦叔宝诸将，挟三千五百铁骑，火光冲天，尘埃卷地地朝窦营掩杀而来。这条自天而降的“火龙”，左冲右扫，如入无人之境。窦军如洪水溃退，被追杀三十余里，血流三十余里；斩首三千，尸骨成山，俘掳五万余众……

那是五月三日黎明前的黑暗中，朔风怒吼，乌云翻滚，在虎牢关外的荒山野谷里，突然窜出三匹亡命狂奔的战马，踏过尸体狼藉，血流漂杵的战场。战马上驮着血迹斑斑，衣衫褴褛的两男一女，惊魂甫定地回望一眼山谷里鬼哭狼号的惨景，紧夹马肚，猛抽鞭子，狼奔豕逐冲出谷口，朝北方阴沉沉的漠漠荒野逃去。

前面已是黄河，沙滩起伏如浪，混浊咆哮的河水轰鸣裂岸。三匹疲惫已极的战马，被驱手催逼着，深一脚浅一脚，跃过枯黄的河

滩，来到一个无名渡口，用重金贿赂船工，渡过黄河。直来到北岸槐树林子的河滩上，这才仿佛从九鼻阎罗走了出来，捡回条小命，全身瘫软地趴在马背上，信马由缰缓缓朝前走去……

瘫软在马背上的人仿佛全无知觉，全都昏迷了。头一匹高头大马上一个着文官服饰，一脸英气，剑眉深锁，美髯失修的中年汉子。后面枣红马上十七八岁的女子，原本是肌肤如玉，容貌娇好的美人，这阵飞鸟髻歪斜零乱，华贵的绫锦宫服破烂，且沾满尘土，显得滑稽可笑。“殿后”的灰马，马背上驮着五十多岁过于虚胖的糟老头子，头上歪戴着相冠，尊贵的紫袍撕成了一绺绺，颇像道士的八卦罗裙。

“魏大人，歇歇吧，”夹在中间的美人，冲前面的汉子呻吟道，“我又累又饿，就要从马背上摔下去了。”

“不行，娘娘，”姓魏的朝后瞭一眼，冷酷地说，“追兵追来就没命了，翻过前面的土山再说！”

后面的糟老头不置可否，仿佛他在马背上死过去了。

人困马乏，翻过寸草不生的荒山野岭，前面出现了一栋矮榻榻的土坯屋。三人似乎都如僵蛇苏醒过来，伸伸腰，舔舔枯裂的嘴唇，咽着口水，催马来到土坯屋前，翻身滚下马来。

“娘娘、裴大人，稍安勿躁，待玄成进屋去换些吃食来。”这个叫魏玄成的，从死人堆里救出“娘娘”，亡命逃奔到现在，也早已是又困又饥。他是河北巨鹿下曲阳人氏，对黄河以北民情风俗颇为熟稔，由他去购食或乞讨自然更方便。

魏玄成从马褡裢里掏出一把破碎银子，整整灰扑扑的袍子，来到土坯房前，轻轻敲了敲柴门。待了好一阵，方听到一阵悉悉索索的声音过后，传出一声阴森可怖的黠问：

“谁呀？”

“过路人，大娘！”根据那苍老的嗓音，他这么说。

柴门吱嘎一声，开了半扇。一个枯瘦如幽灵的老妇人麻木地

走了出来，那枯井般的眼窝里一双死鱼眼，瞅着门前的三匹马。再横一眼穿官袍官服的男女，愣登登无所谓怕无所谓惊地收回目光，抬头瞅着眼前这个比她高过一头的男人，一声不吭。

“大娘，我们是去洛州的，过路人……”求人兑食施舍，魏玄成套着乡亲里俗的近乎。

没有回应。

“我们是巨鹿人，出门在外做生意，迷路错过了中伙铺。”他把手里的白花银子伸了过去，“几天没吃过什么了，好大娘，这是官银，能换点吃的吗？”

“银子能吃？”

“不能。”

“那你去吃土吧！”

老婆子残酷地甩出这么一句，转身进屋，就要关门。魏玄成紧跟进去，大叫一声：

“大娘，好歹换一点吃的——”话还没完，蓦地打住了。屋子里的情景太凄惨了：家徒四壁的土坑上，横躺着两个骨瘦如柴的孩子，一男一女，男孩六七岁，女孩三四岁，显然是老人的孙子。孩子在那儿一动不动，皮包骨头的小脸小胳膊苍白得没有一丝儿血色，鸡爪般的小手痉挛地拳曲着，搁在干瘪的胸脯上。蝇蚁在他们的脸上爬来爬去，飞去飞来，魏玄成走近一步问：

“孩子怎么了？”

老妇人没有回答，坐在孩子旁边，佝偻着腰，欲哭无泪。孩子的脚前破瓦钵里，“供”着几只土疙瘩似的地瓜，魏玄成恍悟似地上去摸摸孩子冰冷僵硬脚丫，咕哝一句：

“孩子死了？”

老婆子迭满老茧的手，抱着苦瓜皮似嵌满皱折的脸，手指插进稀稀疏疏鸡窝似的白发里揪着，还是没有回应。

“怎么会呢？孩子的父母呢？既然这样，怎么不入土？”

第一回 小秦王雄关夺险胜 魏玄成救美走长安

“都是你们呀！”老婆子终于象头挨宰的牲畜，发出一声声濒死的惨叫，“你们这些当官的，打仗的，你打过来，他打过去！田地打荒芜了，粮食抢光了……老天呀！该杀的官匪呀！孩子他爹刚被窦建德抓去打鬼仗，他妈又被王世充拉去当伙夫……就剩下我一个老婆子，领着一双孙宝贝，土匪官军还要梳蓖般梳一遍又一遍，把缸底粮食搜个透。我的孙儿孙女呀，你们是活活饿死的啊！奶奶可怜你们饿得哭不出声，叫不出一声爹娘，奶奶才狠心丢下你们，满山遍地的去找呀，刨呀，好不容易刨出几只地瓜，拿回来，你们却等不及就走了。叫奶奶怎么向你们父母交待啊！该死的儿子、媳妇，你们何日能回家，只怕老婆子我也是等不及了的呀……”

“大娘，你儿子叫什么名字？”

“张顺……小名叫小顺子。”

“啊，小顺子……张顺……”魏征想起在窦建德部有个叫“铁臂张顺”的亲兵，难道是他？他家里原来这么惨？来不及细想，便说，“大娘，让我帮你把孩子埋了吧！”

“别动！”老妇人像母兽蹦了起来，护着孩子的尸体。魏玄成知道她还要等也许根本回不来了的儿子媳妇。他不再勉强，把手里的银子搁在土炕上，似乎忘了他进来干什么，默默转过身走出柴门，对等在那儿早等不及了的“娘娘”和姓裴的老头道：

“上马吧！”

“没换到吃的？”美人还没死心。魏玄成扶她上了马，苦笑地摇了摇头回道：

“她自己两个孙子活活饿死了，哪里还有吃的？”马褡裢里还有半皮囊水，魏玄成觉得有责任保护未登基做成“皇后”的娘娘，他掏出皮囊，让美人喝个够，又给老头喝了几口。他自己只润湿了一下嘴皮，便上马继续赶路。

美人姓曹号思燕，原是隋炀帝宫中受宠的一名贵妃。河北清河农民窦建德揭竿起义，隋大业十三年，义军发展到十余万，地域

盛唐·四朝真相

达河北、河南、山东，炀帝南逃江都，窦建德掳俘曹美人，做了他的压寨夫人。武德元年，一代荒淫暴君炀帝在江都被部将杀死，窦建德擒杀在洛阳扶恭帝继位的宇文化及，随即选用隋朝官员，自称夏王，定都洛州，曹美人也就成了夏王妃。

谁能想到，窦建德号称三十万大军，在虎牢关一役却几乎全军覆灭，败在李世民的手下。这才有魏玄成在血流成河的尸堆中，上演“英雄救美”的活剧。到如今，跟那个半死不活的糟老头，护驾着夏王妃，落到了饥寒交迫，进退两难的狼狈境地。

三匹马在枯黄的，没有一点生命，一点绿色的原野上踟蹰而行。坐在最后一匹马上的糟老头，大气不出，一声不吭，仿佛已经羽化登仙。其实他就是大名鼎鼎的“三朝宰相”裴矩，河东闻喜人。他在开一代富庶之国的隋文帝时代，官至吏部侍郎，主持过西域与隋口岸通商互市，编撰过一部《西域图记》，述四十四国情事，后被暴君炀帝拜为黄门侍郎参预朝政——做了宰相；炀帝南逃江都，宇文化及扶杨侑称帝，他还是宰相；宇文化及败亡，他被农民起义军领袖窦建德所俘，还是让他当尚书右仆射。在乱世英雄走马灯更迭的烽火岁月，这个三朝宰相，现在跟起居舍人魏征，保护着窦建德的妻子曹思燕，虽然脱离了那一场血与火的厮杀，远离了那一场不堪回首的噩梦，可是，他们能去哪里，还能投奔谁呢？

这有点像当年关云长，横刀跃马，从敌阵中保护刘玄德大哥的两位娘子冲出重围的情景。不同的是，无论裴矩，还是魏征，都不是能挥起八十斤青龙偃月刀的猛将，恰恰相反，他们是手无束鸡之力的文臣。就说英雄救美的魏征，修长的身个，剑眉朗目，虽然浑身尘土硝烟，但还看得出原本就是白净脸皮，只会用头脑思考，不会用手去杀死一只蚊子或蚂蚁的一介书生。

已是午后，风小了，太阳钻出了云层。身上有了一丝儿暖意，在马背上任其颠簸的魏征，目光熟识无睹地盯着前方，地平线上出现了隐隐的树林子——也许是一个村镇；这时他头脑里翻来覆去

思考的，不是乞食投宿，而是虎牢之役！这仗义军委实败得太惨，太玄，而唐军那个天兵神将的李世民，像凶神恶煞，似旋风，如雷电，捣天卷地而来……又赢得太可怕，太轻松了！

究竟是什么原因，使拥兵十万的农民军在虎牢关不堪一击呢？他也曾在阵前向夏王慷慨陈言，劝窦建德不要在兵疲马乏，将士思归的情况下与李世民在虎牢关决战。他建言：渡河攻取怀州、河州，再跨越太行山，乘虚直捣上党，循汾、晋，再取蒲津。如此，既可得河东之地拓土得众，鼓舞士气；又可威胁关中，逼秦王退兵，解东都之围。尽管在军首混战，各路纷争中，他已三易其主——先随好友元藏宝入李密瓦岗农民军；瓦岗军败投降李渊；在黎阳又成了窦建德的俘虏，贫寒出身的他对开仓济贫，与兵民同甘共苦的农民领袖窦建德有种天然的好感，他不希望义军失利，让窦建德像项羽败走乌江。他的陈言是深思熟虑的，合乎兵法的取胜之道。可是，他的计谋被讥为“书生”纸上谈兵……这才导致十万大军，被秦王的三千铁骑冲得七零八落……

魏征还在痛苦的回忆中不能自拔，三匹风尘仆仆的马驮着他们已缓缓走进一个不知名的村镇。

“魏大人，在这里总可以换一些吃的吧！”

美人曹思燕在后面大声喊，魏征惊醒过来，抬眼一看。很显然，这是一个经过战火洗劫的小镇。到处残垣断壁，街边横卧着饿殍，瘦狗在街巷里争食，狂咬，三三两两的伤兵、游勇，断腿少胳膊的，在少数几家未及关闭的店铺里酗酒，吵闹，甚至抢劫。

魏征三人在一家吵得不怎么凶的伙铺前下了马，将马交店小二，给了几文钱，让其进些草料，转身走进店堂。曹美人和裴宰相在空着的一张方桌前坐了下来，提着褡裢的魏征还站在那儿，店老板便提着一壶茶笑脸相迎走过来了。

魏征坐了下去，仰着脸问：

“有酒肉，有面食吗？”

“有有有……”老板一边布碗倒茶，一边打量着客人回话。

“什么肉？”

“马肉。”

“没有猪肉、牛肉、羊肉什么的？”曹思燕插言道。

“这年月，哪还有那些东西？”店老板瞅着贵妇人打扮的美人，涎着口水说，“打了十多年仗，什么都没了。”

邻桌几个喝酒的男人，全都回头瞅着大美人，七嘴八舌：

“不是人肉就不错了。”

“前面几家还卖过人肉包子呢！”

“人肉还分老肉、嫩肉……嘻嘻，价钱大不一样……”

“夫人，”店老板得意洋洋地道，“我这马肉，是正宗的官马。去年窦大帅经过这里，杀了县官、府官，开仓济粮，把战场上打杀的几十匹官马，拖到小镇上，分给穷人。有些人舍不得吃，店子就在那时屯积了一批马肉，腌制得跟猪牛肉一样……”

“好啦好啦，”魏征把一锭银光闪闪官银摊到桌上，吩咐老板道，“先上两斤马……马肉，一壶酒，十个馍，再割五斤肉，拿几十个馍——你有多少拿多少，都装在袋子里，把银子拿去吧！”

“好咧！”店老板将油渍渍的破抹布往肘弯里一甩，回头冲伙房唱诺道，“两斤肉、一壶酒、十个馍啦——”拿起银锞子颠了颠，接过魏征递过去的一个大布袋，喜眉笑目进去了。

这边厢两男一女摆开架势用膳。没多时，突然从门外冲进来两个蓬头垢面的伤兵，伸手就抢桌上的食物。一老一少，老的断腿，拄着拐，年轻的胳膊上吊着绷带。恰好老板提着袋食物出来，见有人抢食，抡起布袋一扫，把老兵撞倒在地。

魏征白了老板一眼，急忙上前扶起老者，递了个热馍到他手上，善意地问道：

“你是从战场上下来的？哪个队伍？”

“夏、夏……王……”老者狼吞虎咽嚼着馍，断断续续话不成句地说，“我和小顺子本是夏王跟前的亲，亲兵……前天在板渚打散了，我负了重伤，小顺子背着我逃，逃……”

“小顺子？”魏征再看那个不到三十岁，体格高大，但饿得黄皮寡瘦的年轻伤兵，忽地想起在农家破屋所见的惨景，骇然地问，“你叫张顺？你家里可否还有一位老娘，一双儿女？”

“是呀，”叫小顺子疑惑地瞅着魏征，“您认识我娘？是不是到过我家里？娘和孩子都好吗？”

“好，好……”魏征把头转了过去，他不忍心把那个不幸的消息告诉这个负伤的可怜人。

“小顺子！是你？”曹思燕也惊诧地站了起来。名叫小顺子的那个才二十七八岁的亲兵，蓦地停住口里的咀嚼，大呼一声“娘娘”，双膝一抖，朝曹思燕跪了下去。那老者抬头一望，环视桌前三人，惊愕得脸色煞白，一一跪拜道：

“娘娘……这不是裴右仆射大人吗？还有魏，魏起居舍人大人，你们怎么也到了这里？”

曹思燕扶起小顺子，又扫了眼老亲兵，急不可耐地问道：

“小顺子，老韩，你们……你们有大王的消息吗？”

小顺子和老韩，一屁股跌坐在地上，如丧考妣地大哭道：

“娘娘……裴相，魏大人……今天早些时候，我们听溃逃过来的兄弟说，大王中了枪，退到牛口渚被李世民抓住……”

夏王妃兀地立了起来，“哇”地一声，脸色刷白地喊：

“大王他，他……他被俘虏了？”

“是的，被秦王李世民俘虏了，听说要押到长安去！”

“大王呀……建德……”夏王妃哇哇嚎哭起来，饭堂里的人都早围了过来，夏王窦建德在黄河以北地区，是家喻户晓赫赫有名的农民起义领袖，听说夏王被俘，这桌边站着的年轻美貌的女子就是夏王窦建德的老婆，还有夏王的宰相什么的，有的叹息，有的扼腕，